



“装”的概念带进中国，并在新天地开设了著名的“逸飞之家”；他所创办《青年视觉》杂志成为当时年轻人的艺术时尚“启蒙”读物；他设计的公共艺术雕塑《艺术之门》是泰康路艺术街区的一大地标。他还深度参与了21世纪初上海的城市建设和规划，以此反哺这座养育他的城市。其中最为著名的无疑是跟他和法国建筑师夏邦杰提出创意的大型雕塑作品《东方之光》，该作品以古代计时用日晷为原型，用不锈钢管构成错综精致的网架结构，坐落于位于世纪大道与杨高路交汇处的开阔环岛，背靠世纪广场和世纪公园，成为21世纪初上海城市精神与文化活力的象征。

这个时期的陈逸飞突破了纯艺术与应用艺术的界限，把美学思想带入到日常生活中。他把自己所涉猎的各领域统称为“视觉产业”：“我对生活中所

上图：  
(左)《玉堂春暖》陈逸飞 1993年 布面油彩 私人收藏，龙美术馆提供。  
(右)《丽人行》陈逸飞 1997年 布面油彩 私人收藏。

有美的东西都非常关注，我是在用我卖画的钱来经营自己的视觉产业，同时涉足这些产业又会让我的画风得到突破。”陈逸飞曾表示，自己并不赞同画家就该一辈子埋头作画，时代变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在走出沙龙、象牙塔。可以说，陈逸飞的每一次跨界尝试都是对“艺术家该如何回应时代”的生动回答，这也与本次展览的标题“时代逸飞”形成呼应。

恰如余秋雨所评价的那样，陈逸飞的长处就是他懂得了历史传来的依稀信号，及时地在每一步中吸取了正面的营养，并把他们组合在一起，既有写实功力，又有浪漫情调，既有精神追求，又有国际眼光。作为海派文化的继承者和发展者，陈逸飞在上海这座充满摩登精神的国际大都市度过了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几段时期，也在诸多关键历史节点上对

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天不假年，陈逸飞永远地倒在了心爱的电影拍摄现场，壮志未酬，但他就像一位开拓者，领路人，为中国艺术家在今天的多元发展，引领出一条新路。整整20年过去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曾经以中国的美丽，感动过世界。曾经在劫后余生的文化断层间，找回浔阳遗韵的风姿，江南午后的宁静，小桥流水的思念，安顿了一代人浮躁的眼神和心灵。而后，他又日夜求新求变，扩充绘画生命，拓展视觉艺术，作出极大贡献。如今，上海这座城市依然在怀念着陈逸飞，正如陈逸鸣所说的那样：“在今天，传承陈逸飞的精神是第一位的，因为他有艺术理想，有特别的艺术理想。”

毋庸置疑，陈逸飞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时代也造就了不朽的陈逸飞。■